

阳光正好,几头黄牛在路边撒欢,抖动着肌肉,线条柔和,红棕色的毛皮光亮照人,仿佛自韩滉画卷中来。人呆呆看着,一瞬间,觉出牛的快乐。据说当年韩滉出游,目睹田间耕牛图景,一牛低头食草,一牛翘首而奔,还有牛纵趾鸣叫,或回头舐舌或俯首寻草,于是绘出状貌各异的《五牛图》。那一瞬间比人快乐的还有鸟。一只鸟意态自得,在柳枝立着,目中无人,只知山林。天上老鹰在猎食,盘旋俯冲,上下左右,也目中无人,只知捕鸟。

鸟为了一口食,人也要一口食。鲜鱼锅、炖老鸭、炖牛肉、松菇肉片汤、腊肉鳝鱼锅、羊肉锅、鲫鱼汤、豌豆菌汤,皆属炖菜。炖老鸭颇肥硕,腿壮肉厚,汤则清澈如溪流,鸭血萝卜为配料,皆酥烂,入口即化。其汤内敛,有不动声色的跃然。过去不大吃鸭。《儒林外史》里常见板鸭,几乎无鸭不成席。食鸭之好,有儒林世人的慕势。自此对鸭少了趣味。炖菜的好,好在不动声色,绚烂归于平淡,沸腾后的平静如桐城派古文,入口有不动声色的浓香重味。读了几篇桐城文章,连吃几顿炖菜,半汤半菜,酥烂鲜香,望之如小品,食

我认识景大爷的时候,他应该还没有退休,可不知道为什么,在我的印象里,他总是那么悠闲。穿一件破旧的跨栏背心,前胸或者后背上总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洞。他很清瘦,面部轮廓有棱有角,眼睛弯弯的,总带着笑意,头发灰白,似乎带着鲁迅般的硬度。

还有一个印象,他的手里永远会有一个酒盅,有时是玻璃的,有时是粗陶的,有时是细瓷的,这些酒盅像离家出走的孩子,七岔八岔到了景大爷的碗橱里。

说起他的身世,怕要用三天三夜的时间,所以,在这里,只能捡紧要的讲。

他祖父辈中,有两个人在溥仪的身边做事,一个是景方昶,溥仪的四太傅之一,另一个我不知道名字,听说是专门为溥仪抄写诏书的——景大爷的字写得好大概和家世有关。

景大爷年轻的时候,做过伪满洲国的警察,当过派出所所长,给要人开过道,因为这样的经历,他在“文革”期间颇受了一些罪,全家被下放到前郭尔罗斯,连发霉的苞米都吃不饱。但景大爷天生的乐观精神,让他以无为的方式率领一家六口硬硬地熬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。

对于自己的家世,他很少提及。

对于曾经的苦难,他从不抱怨。

之在体内纵横如大块文章,美滋不可方物。

口福是人生大福。赵翼的诗诙谐:先生今年口福高,在家一月饫老饕。有口福也有清福。饮食是乐事。孔子饭疏食,饮水,乐在其中。颜回一簞食,一瓢饮,不改其乐。鸿门宴上有快意事,樊哙将一块未熟的猪腿置铁盾上拔剑而啖。此番吃法,非壮夫莫能为也。聚义厅前,大秤分金银,入不了我心,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每有向往。

乡俗以饭为药,农人患疾,来客问安言不及病,只论饮食。《三国演义》司马懿问孔明寝食,使者曰:“所啖之食,日不过数升。”司马懿顾谓诸将:“孔明食少事烦,其能久乎?”使者辞归如实具说,孔明叹:“彼深知我也!”

小时候喜欢书上泼天的华丽,照得贫寒生活忽起芳香。少年心性如水,将人间污垢冲洗得片渣无存。并不希冀富贵之家,对锦衣玉食却有一种好感。锦衣倒也罢了,玉食二字颇多遐想。实在寡油的日子过得太久,也实在人生多苦多痛多舛。最不舍人间细微之美,一碗饭,一盘菜,一口茶,一盅汤。笔墨纸砚诗文之风雅要落到衣食住行烟酒糖茶,圣人也

每每把酒临风,或高歌,或浅吟,胸襟之阔寥,让人体会了,便难于难忘。

1979年夏天的某一个下午,我站在冶金地质学校的大墙上,高喊二哥的名字,三声之后,从二楼的窗户里同时探出两个脑袋,一个是二哥景喜猷——景大爷的次子,一个便是景大爷,他乐呵呵地冲我招手,并示意我入楼的大门在前边,我得从楼侧绕过去。

我在炽热的阳光里奔跑,很快就冲上了二楼。

正是中午,景大爷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酒香。

二哥介绍过我之后,景大爷便“强行”拉我入座,满满地给我倒上一杯葡萄酒——后来我知道,那其实是葡萄汁,酒精度数极小——然后说:“都上中学了,该喝点儿酒了。”

于是,我和二哥一人喝了一杯相识酒。

这一杯酒,注定了我们终生的情谊。

景大爷说:“做朋友就要做铮友,要坦诚相见,互相劝谏。”

就这句话,我永远牢记在心。

景大爷一生很不容易,景大娘三十几岁就得了大脑中枢神经萎缩,每日头颅和双手颤抖不已,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,一家人的生计全靠景大爷一个人的电工手艺,但他坚持让他的四个孩子读书,不想因为家庭的困



月光城 随笔

胡竹峰

痴心断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于德北

景大爷

要饮食慰藉肉身。

《易经》有“需卦”,需要等待的意思。前路艰难险阻,做到刚强健实而不陷入,道义不会困穷。《象》曰:“云上于天,需,君子以饮食宴乐。”人间如此,异界也如此。为诱楚怀王魂灵归来,屈原以华美笔触历数人间美味。“需卦”的卦象,云升聚天上择时降雨。君子效法此象,虽时不厚人,饮食宴乐悠悠无迫,待于天命与时事。卧薪尝胆,躬耕南阳,斜风细雨青斗蓑衣,都有好志气好意气好风气,饮食宴乐则更伟壮,更有盛宏的端然。

江南不少士人,离开庙堂之高,筑室种树,造园为营。春夏秋冬和琴棋书画纳入盈盈之地,君子以饮食宴乐,留下了天地清气留下了一脉大雅。园林有古雅光影,是经历过输赢成败后的不动声色。游园如听曲,回转衣袖,船过水无痕。时不利兮骓不逝,穷途末路,也是唱着出来的。

白居易小酌酒巡销永夜,大开口笑送残年,盛唐风多一些。韩愈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。虽老骥浩然,到底见了鬓雪见了霜草,秋虫振声让人伤感。李白气派最

窘,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。

现在,二哥成了国内著名的书法家,应该是与景大爷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。

落实政策之后,景大爷家的生活状况好了许多。他对生活的情趣显然也更加舒顺起来,他自己装了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,让景大娘开心解闷。看电视和听广播之间的差距不言而喻,景大娘有了这台黑白电视,每天的时光都平添了一些色彩。

在我的印象里,景大爷从来没有和景大娘高声讲过话,更不要说吵架斗气了。

在医生的预言里,景大娘是活不过四十岁的,但是她现在已经八十岁了,依然还能保持清晰的思维,我想,除了她自己的心胸开阔之外,景大爷也是有一份功劳的。

我是挨过景大爷的训斥的。

那是因为我二哥在一起玩耍,浪费了时间,他撞见后,严厉地让我们在地中央站好,然后,取出宣纸、笔墨,连续写了几幅“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”,他把笔丢在桌子上,大声说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!”

这么多年,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以后,我和二哥的游戏改成了背诵古诗词,每天背,每天比赛,渐渐的积累,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刻存了几百首诗

大,陈王昔时宴平乐,斗酒十千恣欢谑……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,与尔同销万古愁。

冬日在宣州偶遇三五十个小小少年,自敬亭山顶径直迤迤踏秋而来,一遍遍唱李白的诗: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千年前的诗声,响在累累柿红的山谷。凉风拂面,泠泠一泓清泉终日冲洗峥嵘光阴巨石,怀古之心忽远忽近。山间众鸟高飞,天上有云。想起三闾大夫溯水而上,一个雪日黄昏,船泊溱浦。高山遮住了太阳,树林幽深而阴暗猿鸣不止,阴沉沉下起了寒雨。浓云密布压着屋檐,雪花又纷纷飘落一望无际。不知身在何处,也不知道将往何方。古人说过,鹤梦不离云。鸟愿化停云,云欲做飞鸟。不知所往的人,大概也愿化作云鹤,以求身心解脱。

夕阳下的宣州,天地安然,是故无色。一时无手眼身步耳鼻舌意,无酸甜苦辣快意恩仇,乃至无老无死无识无智无愚无思无虑。我是虚空,我是一切,忘形于山水之间,放旷乎凡间之世,且自逍遥。输赢成败不由人算,名缰系嗔贪,要把痴心断。

词曲赋。

二哥问我:“你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?”

我说:“我想当个作家。”停顿一下,又反问:“你呢?”

二哥说:“我想当个书法家。”

后来,我们一直在为此努力。

景大爷六十岁那一年,突发脑溢血,送进医院不久,便去世了。知道这个消息后,我曾一个人坐在夜色重重的路边哭泣,从我眼泪落下的那一刻起,我便知道,其实,从见面的那一天起,我就是爱他的。

那天,我主持景大娘的八十寿宴,在人生回顾这一环节里,我又一次看到了景大爷的照片,他依然在微笑,目光里的轻松和淡然和他生前一样。

他活着的时候,曾做过交代,死后不留骨灰;可儿孙们为了忌日和年节有个想念之处,便把骨灰存在了殡仪馆的灵塔之内。景大爷在天有灵吧?他去世后不几年,灵塔突发大火,他的骨灰盒如他心愿般地消失了,如烟似雾,回归于天地之间。

我和二哥说:“把景大爷写的字给我一幅吧。”

他知道我说的是“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”。

他点点头,说:“哪天去取吧。”

说完这句话,我们就都沉默了。